

卷八十七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八十七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於行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⁴/_{mm} 30 1 2 3 4 5 6 7 8 9 ⁴/_{mm}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七

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城池之守

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



大端也

吳澂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為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為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脩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形勝。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

來往也。有所拘繫。是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一成於地。所以設而為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為之城郭。為之溝池。為之關隘。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无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脩為險固之備。內焉而為之垣墉。外焉而為之城池。又遠焉而為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議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關塞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為之。

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
貔貅萬旅虎豹九關

京師地大而人衆 宮闕邃密而深嚴望之真
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
作詩以送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
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
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

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大彼韓城燕召公師衆也所完以先

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豹追豹皆奄受

比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池也實畝實籍稅也獻其貌

皮赤豹黃罷

朱熹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

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

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

先因是百蠻而畏之故錫之追豹使為之伯以脩

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立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臣按築城大役也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須

朝廷命鄰邦合力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蓋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一國之事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聚燕之守設其飾器兵甲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

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彝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玄曰固國所依阻者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張弼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

六韜卷之二十七
四
險守國與孤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
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
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
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
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職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
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
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
澤之阻蓋因地勢以為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
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為治固當本乎內治之備

而亦不可不為外患之禦內焉者既本城郭溝
池以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澤以為險因其
自然之勢則易為力豫為未然之防則無外患
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險之設也雖然古人所
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故遠而 有關塞
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
為守國之人有六典為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
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
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池深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為去已大人世父傳子及兄傳弟以為禮城城內

郭外溝池也以為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

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於人

力之所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

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國曰程氏謂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

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

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

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

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

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

非人君之心也

吳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

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以用之於農以足食

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

禮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

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

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幾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為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郭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即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

稱菴築程士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臣按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然非為民生則不可輕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為也。况可非其時乎？是以善為國者恒於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備籌之必於其早為之，必以其漸成之必緩其期，不至急遽倉卒苟且為之。此所以務不妨農民不知勞而役不再舉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
邦本一挫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
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
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臣按因地險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國者
不可廢也但事勢有緩急農務有殷隙方事勢
稍緩農務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勢逼切
而不得已不可廢農時也

二十八年冬築郿

胡安國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
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
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
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謂春秋凡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
役之小者書之以築聖人於一邑之小者必謹
書之以見民力雖小不可輕用也以示後世之
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
無雖一夫一役決不可非時而輕費民力於無
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臣按諸侯不得專封封國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于外凡事必請于天子况遷國築城乎若非奉專制之命及其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幾決於此緩則不及事決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言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至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歎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也人為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禍患者盜賊也夷狄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禦夷狄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蓋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者固在所急而緘滕為鑄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曷異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漢樂今成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臣按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為守今天子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為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理之當然也我

國家分天下為兩畿十三藩於凡交界之處

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介華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

京師

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獲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

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堅冰至所宜深戒

十九年城西郭

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郭

杜預曰魯西郭備晉也

臣按先儒謂郭乃外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也夫郭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為懼齊後城杜氏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無所於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

在魯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為是焉說者多咎魯安於不競疲民以為城避難而城其國之郭則郭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爾况於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而門高四壁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為外獵叔孫也城沂楚使封

人主築慮事謀慮以授司徒掌量功命日命作

財用築期平障板在兩旁者榦兩頭稱量輕番盛土築土

程土物取土用物議遠邇議遠察亦略行基址城

具饌食糧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引頴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脩築必先謀慮於其前其所謀慮之事分財用平板榦以下數事是也既謀慮矣即量其功而諏日以啓工至于某日當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成就皆前日之所期者是

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為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

分也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其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與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為

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為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世宗昭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與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堊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為

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遠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不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

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脩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為虜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虜勢方張之時而脩京城似若示怯然脩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為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為障蔽焉耳夫然則已既得以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
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
患。六曰。脩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脩京城。昔魏
文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
之術。

臣按范仲淹建議脩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余
靖言於仁宗。願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
呂夷簡同也。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過河北
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
果安在哉。以上城池之守。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壯固之意

司馬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建於下。

大壯之象也。

蔡淵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

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